

香港書評家

總第8期 2018年6月

周 瀚 夏天的活力與激情

魯迅研討會專輯文章

王世逸 盼 耕 楊海英 李遠榮

周思明 人與詩的浪漫邂逅

——《周瀚短詩選》的美學價值

張高賢 生命的音符 如歌的歲月

——讀劉百達先生《生命如歌》

黃坤堯 首屆全國詩詞論壇版主詩詞大賽《秋望》述評

黃南翔 《我們這一代》序

唐至量 書道漫漫 孜孜求索

——《蘇章斐書法作品集》序

本期其他作家陣容(依目錄順序)

黃 萍 陳 浩 單汝鵬 毛大成 沈庭發 林 峰 沙 浪

今 音 張繼征 木 子 張穗強 徐國強 印 象

香港書評家

香港書評家協會理事會 (2014-2018)

名譽會長：張詩劍 蔡麗雙

榮譽會長：賴榮春 於迅 王世逸

顧問：張繼春、陳娟、盼耕、李幼岐、李遠榮
戴方、夏智定、劉百達、林友樹

創會會長：胡少璋

會長：徐國強

副會長：唐至量、張穗強、江燕基、宋詒瑞
羅光萍、潘群、楊海英、鄭炯堅

秘書長：張穗強 (兼)

司庫：江燕基 (兼)

常務理事：張初考、陳樺、春華、阮衍章
陳朝暉、鄭敏凱、劉思展、向雲
陳慧雯、木子、邊小嶸

電郵：kkt2012@yahoo.com.hk

香港政府註冊號：REF.CP/LIC/SO/19/21225

會刊《香港書評家》

香港書評家協會主辦

《香港書評家》雜誌社編委會編輯

刊頭題字：唐至量

督印人：徐國強

執行主編：周瀚

副主編：沙浪

編委：宋詒瑞、張穗強、江燕基、劉思展
向雲、陳慧雯、木子、邊小嶸

聯絡地址：香港荃灣亨和街都城大廈17/F E座

電郵：gladys2017@gmail.com;
47091319@qq.com

香港政府註冊號：REF.CP/LIC/SO/19/53772

承印：深圳市深港秀麗印刷有限公司

電郵：308995719@qq.com

稿約

1. 本刊立足本土，歡迎本港作者評介本港作者或外地作者作品的文章；同時面向海內外，歡迎外地作者評介本港作者作品的稿件。由於版面所限，來稿信息類請在600字內，評論稿在1600字內。
2. 來稿如曾經發表，請注明何時發表於何報刊。
3. 來稿時請附真實姓名、聯絡方式，發表署名自便。所有來稿文責自負。
4. 來稿請製成電子版，投放本刊電郵信箱。
5. 本刊有權決定來稿是否刊用或刪改，如不願被刪改請來稿時注明。
6. 本刊不設退稿，不設稿酬。作品一經發表，贈送當期刊物2冊。
7. 本刊暫定為不定期刊物。

目 錄

【卷首語】

- 周 瀚 夏天的活力與激情 4

【魯迅研討會專輯文章】

- 王世逸 我心中的魯迅 5
 盼 耕 魯迅的反向思維 7
 楊海英 試談魯迅舊體詩中的悲憤情懷 9
 李遠榮 李碩果與魯迅及其他 13

【作品評論】

- 周思明 人與詩的浪漫邂逅 ——《周瀚短詩選》的美學價值 15
 黃 萍 信仰激情是詩歌寫作的靈魂 17
 張高賢 生命的音符 如歌的歲月 ——讀劉百達先生《生命如歌》 20
 陳 浩 溫泉潤詩壇，心絮育新花 ——簡評蔡麗雙獲獎散文詩集《溫泉心絮》 22
 單汝鵬 童趣·幽默·哲思 ——孫重貴著作《香港寓言選》試析 23
 毛大成 悠悠詩心吐芳香 ——欣讀夏智定部分小詩有感 25
 沈庭發 半月塘中雨打蓮 ——點讚黃梅戲《徽州女人》 28

【詩品】

- 林 峰 《曼麗雙輝》俯瞰在詞壇高峰 29
 黃坤堯 首屆全國詩詞論壇版主詩詞大賽《秋望》述評 30
 沙 浪 溫婉簡約 意識跳躍 ——點評吳燕青《影子比光更明亮》 33
 今 音 其葉蓁蓁 ——論木子《如果春天是葉》 34
 張繼征 沙浪的新詩能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 36
 木 子 生命的歌者 ——讀《沙浪詩選》有感 37

【序】

- 黃南翔 《我們這一代》序 38
 唐至量 書道漫漫 孜孜求索 ——《蘇章斐書法作品集》序 39
 周 瀚 志存高遠的格律體新詩探索者 ——《沙浪詩選》序 40
 張穗強 北疆詩人的生命呼喚 ——《沙浪詩選》序 43
 徐國強 大珠小珠落玉盤 ——序吳國梁詩詞攝影選《鶴雲集》 45

【創作心語】

- 印 象 印象的藝術觀（外一篇） 47

【詩/圖配】

- 周 瀚（詩歌） / 淵 懿（攝影） 春天裏的火車開往飛揚的青春 封底

【卷首語】

夏天的活力與激情

周 瀚

夏天的陽光尤為燦爛，照耀著大地萬物。在這生氣盎然的季節，一切充滿動感和希冀，令人鼓舞，奮發圖強。

本期編委會加入了新的編輯：沙浪、木子、邊小嶸和周瀚，相信他(她)們的加入，將為《香港書評家》雜誌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和青春的活力。新人務必向前輩賢達虛心學習，相信新、舊編委的互相扶持、攜手共進，一定能把雜誌辦得有聲有色。

唐至量先生因為公務繁忙而不再擔任主編。摯誠感謝他過去三年多來為本刊悉心編輯，貢獻良多。唐至量先生曾向新人詳細介紹了香港書評家協會及刊物的歷史，熱情扶掖後人，可謂盡心盡力。在此，謹向唐至量先生表示衷心的謝忱和崇高的敬意。

本期的重點是魯迅研討會專輯文章，由王世逸、盼耕、楊海英三位學術造詣深厚、對魯迅問題有獨特見解的研究學者撰稿，他們的文章為本刊增添光彩。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開創了多風格、多樣式的中國現代文學新領域，他的大量小說、散文、雜文等奠定了其文壇大師的地位。魯迅的《吶喊》、《彷徨》文集是中國現、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一面旗幟，是他特有“民族魂”和反抗意識的體現，是他對華夏文學寶庫的重要貢獻。魯迅精神是永存的，今天我們重讀魯迅，就是要秉承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學習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人格風骨，從而將中國建設成為充滿活力的強國。

本期匯集了二十三位學者、作家、詩人的評論文章，既有黃坤堯教授和林峰先生對詩詞比賽的綜合述評，又有內地的學者、作家周思明先生和陳浩先生對本港詩人出版的詩集進行評論。點面結合，彰顯了兩地文化評論界的亮麗風采。

本期亦設有文訊，綜合報導本會創會會長胡少璋由澳洲回福州和在香港探親訪友之際，與本會負責人相聚的消息。以及本會會員向雲先生和沙浪先生在今年出版詩集並成功舉辦新書發佈會暨新詩交流會的訊息。

廣袤的藍天白雲飄飄，寬闊的海洋浪花朵朵。雄鷹在天空中翱翔，風帆在大海乘風破浪，讓我們群策群力，促使本刊辦得更好。④

我心中的魯迅

■ 王世逸

我從青少年時代開始就學習研究魯迅，因為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是中國當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大量小說、散文、詩歌奠定了他文壇大師的地位，這是任何人也無法否定的。今天我們繼續學習他、研究他、弘揚他，有十分重要現實的意義。

在我的青少年時代，魯迅先生在我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塑造的「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這些文學形象家喻戶曉。我把先生點著一枝香煙的肖像，貼在我的小書桌上，於煙霧瀰漫之中，先生睜著他那雙清醒的充滿智慧的眼睛，舉起他那支令舊世界戰慄的「金不換」，開始了對人生、對社會、對歷史、對未來的深邃的思考。夜深人靜時，仿佛覺得先生就在眼前。對我，對一切無論是愛他還是憎他的人都放射著他那永恆的思想之光。我敬仰先生高尚的人格，深邃的思想和對真理激動人心的追求。我一次又一次試圖接近先生，卻一次又一次地失敗。漸漸地我悟出了其中的奧秘：一個淺薄的人是不可能理解先生的，當然也是沒有資格與先生對話的；無疑，與先生對話需要深厚的積累，面對著浩瀚的大海，幾滴水算得了甚麼？魯迅在我心中是大海，是洶湧澎湃的大海，魯迅思想的精髓和藝術精華總是交融在一起，它翻卷著中西思想文化的衝擊，奔騰著令人靈魂顫動的精神以及改造落後國民性的呼喊，他留下的，是歷史永遠難以抹殺的光輝，是我們需要永遠繼承、弘揚的真諦。

我特別敬佩魯迅對思想、對藝術無盡的探索精神。他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詩

歌、雜文，都深深體現他的探索精神，體現他深沉的感悟和深刻的批判。魯迅文學好比藝術的海洋，體現了他要探索大海的奧秘——那歷史的、當代的、未來的；去挖掘大海的瑰寶——那思想的、藝術的、美學的；去攫取大海的乳汁——那世界的、民族的、戰士的；去揭示大海的苦痛——那唯心的、陰冷的、悲觀的。今天，我們作為無愧於魯迅的後人，應該站在科學的殿堂上，理直氣壯地探尋魯迅先生的精神世界，捕捉那橫空出世的思想形象。魯迅是一個反抗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連同現實社會黑暗勢力的勇士，扶著掃蕩舊世界的狂飆，以強勁的吶喊，毫不留情地宣佈舊世界的滅亡，莊嚴地宣告新世界的來臨。雖然魯迅沒有指出一條新生的道路，但真誠地引導著人們跟他一道跨過四千年的頹垣，來到新世界進行艱難的探索，表明他是真正的世紀思想巨匠，是吸受了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長起來的文化巨人。歷史雄辯地證明魯迅的思想已經達到了他的最高境界，在文化上的創造也已經達到了他的最高峰，他無愧於一個真正的文學家、一個真正的戰士，無愧於人們讚譽他的「民族魂」，他是一個中西藝術精華合璧的大師，在現代中國，文學上還未曾有人能超過他。

五十五年前，當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老人代表各界莊嚴宣佈，把「民族魂」這三個字真正覆蓋在魯迅先生身上時，魯迅就已經不僅僅作為新文化的奠基者，而是作為一代文化偉人，作為中華民族的精魂為人們永遠懷念。人們仰慕他的輝煌業績，更崇拜他崇高而偉大的人格。在貫穿於一生的勇於獻身的犧牲精神的觀照和驅使下，達

到了生命的飛揚的極高境界，這是魯迅之為魯迅的魅力所在。儘管當代中國已不可能再現一百多年前這個中華民族的精魂，但讓人欣慰的是他的靈魂、他的人格，仍然在我們這塊古老的黃土地上躍動著強烈的脈搏。

魯迅沒有為自己造一座寶塔，把自己高高供在裡面，他卻為自己砌了一座「墳」。埋葬他的過去並希望著這個詛咒的時代快些過去，讓一個

新時代盡快來臨。敢於埋葬自己的，魯迅要算第一人。我們今天紀念魯迅，懷念魯迅。就是要繼承他批判舊世界，批判一切違背歷史潮流的東西。「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這是對魯迅批判精神的最充分的肯定，也是一個文學家今天對魯迅精神的重大傳承。^②

(王世逸：香港書評家協會榮譽會長、知名教育家、評論家)

文訊：香港書評家協會舉辦文學講座

※ 2017年12月16日，香港書評家協會假北角富臨皇宮酒樓以「我心中的魯迅」為題舉辦文學講座，這是該會自2014年換屆以來舉辦的一次重要文學交流活動，受到香港文學界、文化界的高度重視。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聯絡總監何佩君、香港文學促進協會顧問、著名評論家李幼歧，執行會長張繼春，常務副會長李遠榮，副會長劉百達、宋詒瑞、華而實，副理事長陳兆實、戴方、李少華，香港孟子學院院長、著名政論家謝緯武，香港書評家協會榮譽會長賴榮春、王世逸，會長徐國強，副會長張穗強、江燕基，常務理事張初考、劉思展，文化界人士楊海英、戴建評、王一

心、曲明昌、鄭麗芳等，出席了這次文學講座。

※ 文學講座由副會長兼秘書長張穗強主持，會長徐國強首先介紹這次文學講座的舉辦初衷和籌備過程，指出書評家協會在當前形勢下以「我心中的魯迅」為題舉辦文學講座，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講座由王世逸、盼耕、楊海英三位教授主講。

※ 隨後，李遠榮、張初考、謝緯武、張穗強、宋詒瑞等作家先後自由發言，回應三位主講嘉賓的觀點，會場討論熱烈，氣氛活躍。活動結束後，張繼春、李遠榮、賴榮春、徐國強代表主辦單位向三位主講嘉賓頒發感謝狀，文學講座取得圓滿成功。

* * *

香港詩人向雲、沙浪舉辦新書發布會暨新詩交流會

※ 香港詩人向雲《向雲新詩選》、沙浪《沙浪詩選》新書發布會暨新詩交流會，分別於2018年4月7日和5月13日在香港文化中心成功舉行。活動分別由香港「維港作家匯」和香港詩人聯盟、全球華人詩詞協會主辦，支持機構分別有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香港音樂文學學會、香港書評家協會、香港中華國際文化藝術協會、香江資訊網等。

※ 兩次交流會皆由香港青年詩人吳燕青主持，周瀚博士等為主講嘉賓。出席嘉賓分別有：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創會會長謝緯武、張繼春和常

務秘書長何佩君，香港文學促進會理事長盼耕，香港作家聯會秘書長李遠榮，前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委員會主席藍海文、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郭慶忠博士，香港科技大學語言中心顧問譚成珠、香港著名詩人藝術家黃元元、香港音樂文學學會會長張繼征、香港作家江燕基，香港資深著名作家詩人盧文敏、慧行暉和著名音樂家楊榮華等文化界名人以及香港「維港作家匯」主席恆虹、香港詩人聯盟執行秘書長劉蕾等蒞臨指導與道賀及參與座談會。

魯迅的反向思維

■ 盼 耕

魯迅是上世紀中國文化戰線上衝鋒陷陣的旗手，被毛澤東譽為「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在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反向思維是推動魯迅奮進的重要力量之一。以下列舉兩例：

一、對家庭衰落的「感謝」，使魯迅獲得了進步的動力

魯迅出生於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在京為官，是翰林院編修，父親是秀才。魯迅童年時，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生活無憂。十三歲時，祖父周介孚因作弊案被捕，判為「監斬侯」，囚獄八年。屋漏又逢連夜雨，父親又重病臥牀，三年不起。為了打救祖父、醫治父親，變賣了大量田地財物，使家庭逐漸沒落。十六歲時，父親病故，雪上加霜，「家裏幾乎什麼都沒有」，也就是徹底破產了。插水式的滑落家變，使魯迅嘗到了世態炎涼，看到了上流社會的腐敗和虛偽。祖父為官時，國親貴戚殷勤熱情，家庭衰敗後，立即受到他們的冷眼與侮蔑。自己的親舅舅也不例外，把上門避難的魯迅一家侮辱為「乞食者」……上流社會在瞬息間所表現出熱冷跌宕的兩種態度，對少年魯迅的刺激十分強烈。這種反差，對魯迅的思想及以後的道路有着重大的影響。在冷眼、侮蔑與貧困中，魯迅並沒有意志消沉，反而慶幸家庭的破落，並從中獲得積極進取的動力。他說：「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這種「感謝」，是對走出舊營壘的慶幸，是一種與舊體制割席的清醒。這種「感謝」，是一種反向思維，一種積極向上的思維。它使少年的「迅哥兒」能夠用新

的眼光重新審視外部世界。當家庭越來越破落時，他對世態炎涼的感受越來越深刻；經濟上雖說越來越窮了，但社會知識的財富卻越來越豐裕。所以，在深受社會腐朽之氣窒息時，他並沒有絕望頹廢，而是萌生了對新鮮空氣的渴求，之後更升華至批判舊思想、呼喚新時代的高度，最終走上追求進步的道路，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沒有對家庭衰敗「感謝」性的反向思維，就沒有後來對整個社會的思考，就沒有對民族命運的探索，也就沒有後來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驅者魯迅。

二、對身份尊卑的顛覆，重塑了魯迅的價值觀

魯迅許多作品書寫生活在最低層的弱勢群體，如《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車夫，《風波》中的船工七斤，《故鄉》中農民閩土，《祝福》中的傭人祥林嫂等，他們是社會中卑微低賤的一群。

《一件小事》寫一個老婦，突然橫過馬路，她那沒有上扣的破爛棉背心被風吹起，掛到「我」僱用的一輛人力車的車把上。「老婦慢慢地倒了」，「伊伏在地上」。

老婦並不是被車子撞倒的，但車夫立住了腳。「我料定這女人沒有傷，又沒有人看見，便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

「我便對他說：『沒有什麼的。走你的罷。』」

「車夫毫不理會，——或者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着臂膊立定」。

老婦告訴他：「我摔壞了。」

「我想，我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車夫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吃。」

但車夫「毫不躊躇」，扶着她一步一步走進附近一間巡警的駐所。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地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掙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字。」這一段文字，是對尊卑身份顛覆性的書寫。一個有能力穿皮袍、僱得起人力車的人物，即使不是上流社會的尊者，起碼也不是一個賣體力活的勞動者；而車夫是「滿身灰塵」的苦力者。在當時社會，前者是高貴尊重的，後者是低賤卑微的；前者受人仰視，後者對人俯首。人力車夫屬於後者，《風波》中的船工七斤，《故鄉》中農民閩土，都屬於後者。

七斤一家在門前土場吃飯時，茂源酒店的主人趙七爺走過來，七斤一家都立即站起來，畢恭畢敬。因為對方身份高貴，而自己身份低人一等。

少年時活潑可愛的閩土，二十多年後見到兒時兄弟相稱的「迅哥兒」時，「站住了，臉上出現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叫道：『老爺！……』」，這種恭敬也是因為自己身份卑微而惶恐。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

這個「可悲的厚障壁」，就是階級的牆壁，是尊卑有別、高低有次、貴賤不可相融的身份藩籬。

但在《一件小事》中，魯迅從人力車夫身上，發現這種千百年來根深牢固的身份尊卑的價值觀念需要作180度顛覆。

「我」，對倒地的老婦不以為然，要車夫不必理會她，繼續拉車，不要誤了路，但車夫卻停下車來，扶起她來，詢問傷勢；

「我」，聽到老婦說「我摔壞了」，覺得對方「裝腔作勢」，「真可憎惡」，但車夫卻十分重視，「毫不躊躇」地扶着她走進巡警駐所；

「我」，認為車夫多管閒事，自討苦吃，但車夫寧可自討苦吃，也要幫老婦一把。更出乎意外

的是，車夫為了老婦，連車也不拉了，錢也不掙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震撼心靈的。令「我」感到身份卑微的車夫，他的勇於承擔責任的品格是那麼高貴，救傷扶弱的精神是那麼高尚，不唯利忘義的形象是那麼高大。相反，自以為身份高尚的「我」，對老婦倒地，不予理睬，只想趕自己的路，既不想施以援手，也不讓車夫停車攙扶。反照之下，覺得自己品格是那麼自私，精神是那麼卑劣，形象是那麼矮小，因而無地自容。這種身份高低與品格尊卑之間固有的等式，在車夫面前被顛覆了，身份高貴者反而品格卑賤，身份卑微者反而品格高貴。本來卑微者要仰視高貴者，如今發現高貴者反而應該仰視卑微者。在《三間集》的《通信》中，魯迅更加明確地指出雖然經濟地位懸殊，但從道德品質來說，「下等人勝於上等人」。這種反向的認知，是對勞苦大眾樸實、真誠的品格的熱情讚頌，也是對封建上層社會虛偽、自私的無情鞭撻。這種反向的認知，是一種自我批判，是他脫胎換骨的開始。表現出他的價值觀向着質化的方向蛻變，向無產階級世界觀轉型。正因為這樣，從舊營壘裏出來的魯迅，對舊知識分子弱點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他不傲視工農，對他們的命運寄予深切的同情與關懷。他說「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他的「殺」與「生」，是徹底批判、推翻腐朽沒落的舊體制，創建一個新中國；他的「憎」與「愛」是痛恨虛偽吃人的上流社會，關愛生活在底層的勞動者。這種愛憎分明的情感，賦予他的作品強烈的思想性與戰鬥性。

《一件小事》是魯迅最早歌頌勞動者的作品，也是「五四」初期中國文學最早歌頌勞動者的作品。而後，魯迅又進一步提出知識分子應當向勞動人民學習，與他們相結合。這在工人階級剛剛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走上歷史舞台時，在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中，有着先導的意義，是一面高高舉起的旗幟。

上述兩例，都投射出魯迅的顛覆性思維，也就是反向思維。這種思維在他早期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在他之後成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驅者、英勇的旗手、偉大革命家的戰鬥歲月裡，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②

試談魯迅舊體詩中的悲憤情懷

■ 楊海英

魯迅文章在，光芒萬丈長。魯迅是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的領軍人物、是一座高峰，也許將來會有人超越他，但是至少現在還沒有誰能做到。魯迅的小說和雜文都寫的極好，這是毋庸置疑的，對此人們有過大量的分析和評論，我不想再多重複。今天我只想就魯迅的舊體詩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魯迅的舊體詩數量不多，但和他的小說和雜文一樣也寫的極好。關於這一點，郭沫若先生有一段十幾字的短評，似乎甚為精當：“魯迅先生無意做詩人，偶有所做，每臻絕唱。”

魯迅的舊體詩不論是在構思、意境、形象，還是語言、用典等諸多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不過我最欣賞的還是魯迅舊體詩中的悲憤情懷。

古諺云：悲憤出詩人。屈原的“離騷”充滿了悲憤，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充滿了悲憤，杜甫的“三吏三別”充滿了悲憤，魯迅的舊體詩中也同樣充滿了悲憤情懷。

不同時代的詩人，或同一時代的不同詩人，其詩作中的悲憤情懷有著不同的內涵。

魯迅所處的時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作為封建階級的逆子貳臣，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作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舊體詩中的悲——是對中華民族、中國廣大民眾和革命者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反動軍閥的殘酷壓迫下處於水深火熱的悲慘境遇所表示的悲傷、悲憫；憤——則是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反動軍閥對中國殘酷瓜分掠奪、對中國民眾殘酷剝削和對中國革命者殘酷迫害所表示憤恨、憤怒。這就使他舊體詩中的悲憤情懷越發顯得立意高遠、氣度超凡。

為了比較好地說明魯迅舊體詩中的悲憤情懷，

我想對他的兩首舊體詩做一具體的分析。

第一首是《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全文如下：

慣於長夜過春時，孀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該詩寫於1931年春天。在對詩作進行分析之前，我想先簡敘一下魯迅寫這首詩的時代背景，以便讀者對該詩的悲憤情懷有更清晰深入的瞭解。

1931年早春，作者的朋友，左翼作家聯盟的共產黨員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李偉森等人在上海東方旅社開共產黨內部秘密會議時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抓捕。當局從柔石身上搜到一份魯迅與北新書局所訂的出書合同，上面蓋有魯迅的印章，於是又瘋狂搜尋魯迅。受到牽連的魯迅，被迫悄悄躲進租界避難一個多月。這期間，外界以為魯迅失蹤或遇害，傳的沸沸揚揚，連住在北京的魯迅母親也急病了，急切地打聽魯迅的死活，所以魯迅不得不通信闢謠，詩裏所說的“夢裏依稀慈母淚”就是這個意思。2月7日，國民黨當局將柔石等殺害於上海龍華，並封鎖消息。魯迅是從日本報紙上看到柔石等被殺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他在2月24日致曹靖華的信中說：“看日本報，才知道本月7日，槍決了一批青年，其中四個（三男一女）是左聯裏面的……。”他在兩年後所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中，進一步回憶當時的情景道：“天氣愈冷了，……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23人，已於2月7日夜或8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

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10彈。原來如此！（這就是詩中‘忍看朋輩成新鬼’的意思了——筆者注）……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慣於長夜過春時……”

瞭解了寫作該詩的背景，我們再來分析該詩的悲憤情懷。

首聯“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是說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捕迫害，年過半百雙鬢斑白的魯迅（時年已51歲），還要帶著妻子和幼兒（只有一歲零三個月）外出避難，而且魯迅已經習慣了在春寒料峭的漫漫長夜裏默默地度過避難的時光。這裏“長夜”，除了指自然界的長夜，還比喻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歲月就像是陰冷的漫漫長夜一樣。“慣於”是反話，既展現了作者對已到晚年仍要攜妻帶子輾轉奔波避難艱苦生活的悲哀之情，又體現了作者對敵人極度蔑視憤恨之意。

頷聯“夢裏依稀慈母淚”是說母親為魯迅（我以為也泛指眾多革命者的母親為了眾多革命者）日夜擔心受怕，眼中充盈著擦不幹的淚水。“城頭變幻大王旗”則是說反動軍閥們你爭我奪，征戰不休，你方唱罷我登場；但不管誰上臺，他們對革命者的屠殺卻一樣兇殘。甚至城頭每變換一次大王旗，就屠殺一批革命者，這也就意味著又增加了多少慈母的傷心淚水。事實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在北京時，就被北洋軍閥政府免職、通緝；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又遭受當時國民黨統治者的種種威脅和迫害，致使魯迅的處境一直十分險惡。這裏作者的悲憤之情進一步升級。

頸聯“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這兩句詩的字面意思很清楚，不用解釋也能明白。這裏的關鍵字一個是“忍”、一個是“怒”。把作者的悲憤之情推向頂峰。既表達了作者對年輕的作家戰友被敵人殺害的無比悲痛，表達了作者對死難者的深切哀思；又表達了作者怒對白色恐怖刀叢寫詩悼念亡友的萬丈豪情。正是這股無比強烈的悲憤之情，使得這兩句詩成為了中國詩史上不朽的經典

名句，也使得這首詩成為了中國詩史上不朽的經典名篇。

尾聯“吟罷低眉無寫處”，不是說沒有地方寫，而是說無處發表、無處刊登。魯迅在兩年後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談及這兩句詩時說：“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他還說：“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據《魯迅日記》，1932年7月11日，作者將此詩書成小幅，托內山書店寄給了她。筆者注）”魯迅的這幾句話應該是“無寫處”的最好注解。此句詩的語言看似平淡，卻表達了作者的極度悲憤。“月光如水照緇衣”——是寫作者面對長夜，感到格外悲涼，身上的黑衣服映照著一片淒清如水月光。作者用這一句詩收尾，表達了作者發洩完滿腔悲憤之情後惆悵與迷茫的不勝唏噓之意。

縱觀全詩構思嚴密，意境深沉，語言凝煉，用詞精當，把作者的悲憤之情表現的淋漓盡致。正因為如此，郭沫若先生曾給予這首詩以極高的評價。他說：“原詩大有唐人風韻，哀切動人，可稱絕唱。”其中“哀切動人”四個字精準地道出了原詩的悲憤情懷。

有意思的是，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後，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激於愛國情懷，毅然離別與之相依為命的日本妻子安娜（原名佐藤富子，安娜是郭沫若所取）和四個子女毅然回國參加抗日鬥爭。在回國前一天他寫下一首充滿悲憤情懷的七律——《歸國雜吟》，全文如下：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日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又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奮，同心同德一戎衣。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這首詩的韻味及語言似曾相見。不錯，很明顯，這是一首步上述魯迅先生的《無題》詩原韻的詩。其時魯迅先生已經去世。與魯迅原詩寫作的時間已相隔6年。同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同是在文化戰線和革命運動中做出極大貢獻的近代名人，郭沫若在他革命生涯的最

關鍵時刻，竟然步魯迅這首詩的原韻作詩來抒發胸臆，這一方面說明了他對魯迅原詩極為讚賞；另一方面對比這兩首詩看，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是一脈相通的，他們的家國情懷、悲憤情懷也是一脈相通的。

要分析的第二首詩是《自嘲》，全文如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這首詩寫於1932年10月，當其時的國民黨統治者一面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佈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面繼續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處以死刑。魯迅的處境比一年多前柔石等烈士犧牲時，更加險惡。該首《自嘲》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成的。

詩成的經過也是很有意思。

1932年10月5日，郁達夫同王映霞於聚豐園宴請其兄郁華，並請魯迅和柳亞子等作陪。

大概是老朋友了，心有靈犀一點通吧，見面後郁達夫似乎看出魯迅被國民黨當局壓迫騷擾的不勝其苦，就開玩笑似地說道：“你這些天來辛苦了吧？”“嗯，”魯迅微笑著應答，“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兩句聯語回答你，這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意思是這兩句是可以表示我目前的境況的。幽默的達夫聽了以後繼續打趣說：

“看來你的‘華蓋運’還是沒有脫呀？”

“華蓋運”有人認為是非常兇險悲慘的運，魯迅在《華蓋集》“題記”裏說：“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

聽了郁達夫好似玩笑的問語，魯迅微笑著，也好似玩笑的又道：“噯，給你這樣一說，我又得了半聯，可以湊成一首小詩了。”這半聯指得就是“運交華蓋”這句。於是，這首經典名詩就這樣在飯桌上出爐了。這首詩魯迅最早是寫給柳亞子。

《魯迅日記》1932年10月12日記有“午後為柳亞子書一條幅”，並錄下本詩和跋語。跋語云：“達夫賞飯，閒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以請亞

子先生教正。”在條幅和日記上，詩中的“破帽”原是“舊帽”，“漏船”原是“破船”；魯迅編入《集外集》時，作了最後的改定。

說完背景，我們再來分析。

首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從字面上看是說，我近來交上了悲慘的華蓋厄運，事事不順心，還能有什麼希求呢；躺在床上連身都沒敢翻，卻還是碰了腦袋。這是一種很灰心、很無奈的狀態，“欲何求”、“未敢”都帶有反諷的意味，反襯出當時國民黨統治者的殘暴，形象地描繪和揭示了一個禁錮得像密封罐頭那樣的黑暗社會，概括了作者同當時國民黨反對派尖銳的矛盾衝突，表明他對當時國民黨統治者已不抱任何幻想。

頷聯“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從字面上看是說，我壓低破帽遮臉經過鬧市，唯恐被人看見，招來不測橫禍；又好像坐在漂蕩於江心的漏船上飲酒，雖貌似悠閒，卻隨時都有沒頂的兇險。其中“鬧市”喻指國民黨特務猖獗跋扈、橫行霸道的地方。“中流”指水深流急處。這聯用象徵的手法，講述當時魯迅也包括廣大的革命者所處的形勢非常險惡。

我以為這前四句詩寫得很好，之所以好是因為作者充分寫出了自己處於遭遇敵人殘酷迫害的悲慘境地，卻臨危不懼的悲憤的戰鬥情懷。

有人似乎不同意我的看法，說既然是表達悲憤之意，作者為什麼用語詼諧幽默、輕鬆風趣，似乎是在說笑調侃嘛。

我覺得表達悲憤，不一定是低沉淒切，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比如魯迅小說《阿Q正傳》結尾，阿Q受趙太爺誣告，被判死刑。臨行刑前衙役讓他簽字畫押，他神情惶恐慚愧的說我不認得字，衙役說那便宜你畫一個圓圈！阿Q畫圓時因手抖畫成瓜子樣。他很為自己畫得不圓而羞愧，不過轉念一想：孫子才畫得很圓呢！於是又釋然了，而沒有去想自己馬上就要被砍頭了。這看起來似乎是個笑話，筆調似乎很輕鬆，實則極為沉重，蘊含著極大的悲憤。悲是作者對阿Q（廣義是指當時的民眾）的麻木不仁、逆來順受感到悲傷；憤是作者對封建勢力奴役、愚弄和殘害民眾的憤怒。含淚的笑，此之謂也！當然我們不

能把《自嘲》和《阿Q正傳》機械地進行類比，但是也確實是有異曲同工之處吧？

“欲何求”、“未敢”、“破帽遮顏”、“漏船載酒”，都是極大的悲憤之語，我想這也正是此詩的感人之處吧。

頸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全詩的核心和精髓。前一句中的“千夫指”出於古諺“千夫所指，無疾而死”。這個“千夫”，是指群眾。但根據毛澤東的解釋，這裏魯迅賦予該詞以新義，不是指群眾，而是指敵人。前一句的意思是橫眉怒對那些喪盡天良、兇惡殘暴的敵人，表示了魯迅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極度的輕蔑和憤恨。後一句字面上是說作者心疼孩子、甘當小孩子的牛，實際上則是表明了作者對勞苦大眾的態度。魯迅一生憂國憂民、哀民生之多艱，對受盡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欺凌辱的勞苦大眾懷著深切的悲憫之情。這後一句詩可以說是寫盡了魯迅對勞苦大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強烈意願，並把全詩的悲憤情懷推到了高峰。為此，大詩人郭沫若在《魯迅詩稿序》中對這一聯極盡讚美之意：“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恨分明；將團結與鬥爭之精神，表現具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後啟來者。”

尾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意思是在反動派的殘酷迫害下，我選擇了躲避，躲進了小樓；至於外面的世態炎涼、雨雪風霜就由它去吧，全都與我不再相干了！這兩句是全詩的總結。“躲進小樓”一句是魯迅對在前幾句詩中回顧、檢討自己於“文禁如毛、緹騎遍地”（魯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靜農》），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實的上海，被迫過著一種半地下生活的悲憤自嘲。而“管他”一句則是魯迅對自己已經被壓抑到無文可寫的悲慘境地的悲憤調侃。用魯迅自己當時的話說就是“我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乎謝絕人世，結舌無言。”（1932年2月4日《致李秉中》）“我亦頗麻木，絕無作品。”（1932年8月15日《致台靜農》）。我覺得該句詩與我們上面提到的那首“無題”詩的最後一句：“吟罷低眉無寫處”的意思相近，但似乎意思更消極悲涼了一些。文字看似輕鬆詼諧。實際上充滿了被逼退的戰士的悲憤和失去戰

場、遠離硝煙的戰士的寂寞，以及作者“千古文章未盡才”的無奈與傷痛。

這首詩，作者謙虛地自稱為“打油”詩，實則是一首格調很高、韻律工整的格律詩。全詩大多語句都是作者悲憤的反語，只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聯是其悲憤心跡的直接披露。

“自嘲”二字，看起來是嘲笑自己，其實則是借“自嘲”來抨擊敵人和宣示作者不屈的鬥志。那看似輕鬆幽默的語調，實際上不過是作者用來表達自己內心無盡的悲憤的一種曲筆而已。

通過對《無題》和《自嘲》兩首詩的分析，我以為：正是這種貫穿於魯迅舊體詩中的悲憤情懷，使得魯迅的舊體詩成了中國近現代詩史中的一座高峰，一座與另一座高峰毛澤東的舊體詩詞，並立的雙峰！當然還有一些高峰，比如郭沫若、柳亞子、郁達夫等等。但是我認為，魯迅和毛澤東與他們相比，應該是更勝一籌。這一點，基於篇幅的原因，就不展開說了。

寫到這裏，我還想說的是，魯迅舊體詩中所展現的悲憤情懷也是有不足之處。什麼不足？那就是魯迅雖然看到了敵人對民眾和革命者的壓迫和殘害、並對其表示了無比的憤恨，雖然對民眾和革命者的慘痛命運也表示了極度的悲傷，但是我們從他的詩中並沒有看到改變這種殘酷現狀的辦法，更遑論如何改變了。面對這種殘酷的現狀，魯迅表現出的是一種無奈、無助和迷茫。正因為如此，魯迅於《無題》中在對慈母擔心的淚水和柔石等戰友慘遭殺戮的境遇表示悲傷之後，也只能發出“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這樣無奈的感歎。時隔87年後，我還能清晰地想像出魯迅在那個淒冷的早春長夜中那種迷茫無助的悲傷神情。正因為如此，魯迅在《自嘲》中在對殘酷迫害他以及其他革命者的敵人表示了憤恨、蔑視和對受苦受難的民眾表示了悲憫之情後，也只能採取“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逃避態度。時隔87年後，我還能清晰地想像出魯迅當年那種“彷徨”的神情。

對於上面所說的不足情況，我原本還想對比毛澤東在同一時期寫的有關舊體詩詞進行一些分析，但是由於刊物版面所限，不能再多登，所以只能簡單提一提，就不再多說了。^④